

“八一”前夕思老山

——一个参战老兵的不尽思念

□马文明 口述 李勃 采写

岁岁“八一”，今又“八一”。人老忆往事，今年是我参加老山保卫战38周年，“八一”前夕，我生发出无尽的思念。此时此刻，我万分思念长眠于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战友们。过节了，让我们永远记住那巍巍老山，记住老山精神！

■“我是党员应该先上”

“我是党员应该先上”这句话在我参加老山保卫战期间一共说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85年7月初，上级决定在我军某团，各连挑选党员、老兵为骨干组成一个排，这些排再组成一个建制连，编入作战序列，开赴老山前线轮战。“我是党员应该先上”是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中的第一句话。当时挑选的条件是：班排党员、老兵骨干，身体条件好，本人自愿。当时我在部队已经服役4年，按照兵役法已超期服役一年，准备复员回家了。但是，在连队党支部参战动员大会后，我展开了激烈斗争，一头是温暖小家，亲人们翘首等待，另一头是南疆战火，山河有意。我认真分析，在连队报名参战选调人员中，数我的条件最好，于是我写下遗书，做好了战前各项准备，义无反顾地递交了“请战书”。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战要求。1985年7月13号，我们从山东莱芜城开赴位于云南省的老山地区，参加老山保卫战。

1985年12月2日，老山方向某连突击分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分3个批次接力向968高地主阵地超越攻击，分别攻占603、604和

968高地表面阵地，越军拼命反扑，阵地多次易手。夜幕降临，战斗依然激烈，阵地上弹药告急，团长命令我们排向968高地紧急抢运弹药。出发前，排长召集全排的班长、副班长开会，针对途中要冲破敌方二道炮火封锁区，越过一道雷区的凶险战场实际，提出需要派出一个3人组成的尖刀组，在全排前方约50米处探路、开路，以减少伤亡，提升本次运送弹药的成功率。排长话音刚落，我马上向排长敬礼报告：“我是党员应该先上！”排长当即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带2名战士走在全排前面约50米处开路。首先穿越敌军炮火封锁线，探清雷区“死亡线”，为后续部队作好安全行进路线标记，提供敌军炮火轰击规律，使全排顺利地把弹药提前送到了高地。主攻连如虎添翼，向敌方发起反击，取得了全面胜利。

■为“12.2出击作战”运物资

“12.2出击作战”被誉为1985年老山轮战中的经典之战。我团为两个主攻团运送粮食、弹药等物资。

1985年12月2日，主攻团按照作战预案，步炮协同，偷袭、强攻、佯动等战术紧密配合，向老山968高地和405高地等发起攻击，很快收回了这两个被越军抢夺走2个多月的阵地，之后又与越军反复争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我所在的团为两个主攻团运输粮食、弹药等战斗物资，我们连主要负责向405

高地运送干粮、子弹、手榴弹和各种武器装备，每天两次向405高地运送补给，并把伤病员撤下来，途中要穿越被称为“死亡线”的敌方炮火封锁线，我连受伤人员多达10数人。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85年12月17日，405高地的攻防战中，越军疯狂反扑，加大了炮火覆盖密度，战斗空前激烈，阵地上弹药补给量空前增加。凌晨1点多，连长命令我带一个6人小组突击向405高地主峰阵地送一批急需的弹药。根据以往经验，我告诉小组成员要加强战场组织纪律，一定要做到灵活机动。充分利用夜幕的掩护和敌炮火间隙，能快则快，炮火密集时就钻进道旁预挖的“猫儿洞”，同时加强前后联络，终于提前一个小时把这批急需弹药送到，而且6人小组无一伤亡。弹药的及时送达，加强了我军反击的力量，越军败下山去。战后，由于我在本次运动中身先士卒，指挥组织有方，荣立三等战功。

■我参加了“662.6”高地保卫战

1986年1月，我参加了夺取和守卫662.6高地的战斗。

1月初，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两个作战团分别向通向662.6高地的敌301阵地和北长形高地发动钳形攻势，全歼敌一个排，进而收复了662.6高地。1986年1月18日早晨，我与战友杨树松（江苏省响水县人，中共党员）奉命

坚守662.6高地8号哨位。8号哨位位于662.6高地前方的一个小山包上，我俩到达哨位后，立即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挖了2个防止炮击的“猫儿洞”，新修筑3个机枪工事，同时还加深了哨位前战壕的深度。19日凌晨2点10分左右，2个班的越军向8号哨位发起偷袭，枪声大作。面对偷袭，我们先是利用“猫儿洞”和战壕掩体作机动掩护，然后迅速组织反击。我命令杨树松用班用机枪在东侧向中央扫射，我在西侧连续用手榴弹轰击，构成交叉火力，敌人丢下6具尸体败下阵去。这晚我连续甩掉了3箱手榴弹。之后两天两夜，我和杨树松两人连续打退敌军5次零星的进攻，守住了8号哨位。此次炮战非常激烈，哨所上空震耳欲聋，我的耳朵一度失去听力，战后虽经多次治疗，但听力明显下降，鉴定为3级伤残。我和杨树松在8号哨位坚决有力的反击，为662.6高地的成功守卫争得了主动。战后，我俩双双获得团嘉奖一次。

我在老山一共战斗了335天。1986年6月9日，我们凯旋班师，乘火车回到原驻地山东省泰安市，为了不惊动勤劳善良的人民，不使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睡梦中再想到战争，我们凯旋在子夜！尽管上级下达了“参战部队班师，不扰民、不惊民，封锁消息”的指示，但是，1986年6月9日子夜，泰安火车站通往部队营房的大道两旁，依然挤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那热烈的场景、那真情的欢呼，年逾花甲的参战老兵们回忆起来，依然热泪盈眶！

黑皮西瓜

□王怡心

“周末回家的时候，你带几个8424，外婆喜欢吃。这瓜小，太大的西瓜你外婆一个人吃不完……”

电话那头，母亲嘱咐着我，我拿着电话，心里一边担心着外婆的血糖指标，一边又像哄孩子似的满口答应。

不知不觉中，那些关于西瓜的点点滴滴在我脑海铺开……

在我漫长的暑假里，会有那么一两个夕阳西下的傍晚，伴随着村口一阵嘈杂声，开着农用三轮车的瓜贩悄然而至。而村民们个个一手扁担，一手箩筐，围着瓜贩蠢蠢欲动。

我跟着外公也在其中，个子还没扁担高。

彼时西瓜几毛钱一斤，外公买来西瓜，都是几十上百斤地往家里挑，每次都装得满满当当。家里人多，不愁吃不完。

外公挑着西瓜，呵着号子，一晃一悠往家走。我屁颠屁颠跟在后头，怕因为箩筐太满，西瓜从筐里滚落出来。这种西瓜又傻又大，像冬瓜似的，黢黑，泛着青，不小心磕一下就会裂开。每次切瓜时，一刀下去，沙瓤伴随着西瓜的汁水，几乎要溅出来。红红的瓤，黑黑的籽，把嘟嘟的瓜皮，整整齐齐，明明白白。

一到家，西瓜就被我们码放在阴凉的仓库中。若想吃时，就取一枚“噗通”丢进井里，等凉透了捞起来，确也如同冰镇。

每逢家里来客人，外婆都会切上一个黑皮西瓜招待，一弯一弯码放在竹篓里面。外婆还会随口说一句：“来，吃瓜！”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吃瓜”这个词有了另外一种含义。

这种黑皮西瓜的籽又大又饱满，所以外婆会把吃剩的瓜籽收集起来清洗晾干。等到瓜籽被彻底晒干，便可放锅里小火炒熟，佐以糖盐，就变成了炒西瓜子。每当夏夜降临，家家户户在晒谷场上乘凉之时，外婆会冷不丁塞给我一把瓜籽。虽然在月光下看不清是

什么，但伴随着咸甜的焦味，我立马就晓得这是前几天吃瓜的附属品。我嗑不好这么细小的瓜籽，但外婆告诉我：“你妈小时候喜欢吃这种小瓜籽，因为特别香！”听罢此话，我抬头看看星星点点的夜空，心想：这是属于上一辈人的回忆了……

小时候，外婆家还养了许多鸡鸭。每当竹篓里的西瓜变成一篓子西瓜皮的时候，外婆就把瓜皮丢进鸡舍喂鸡喂鸭。瓜皮落地的瞬间就会遭到家禽哄抢。

在我的印象中，把瓜皮喂鸡，已经算利用到极致了！直到有一天母亲神秘兮兮地让外婆给她留点瓜皮，说用来做菜，我才大开眼界——原来瓜皮中间白色的部分叫“翠衣”。黑西瓜皮厚且水灵，用来凉拌也是绝佳的。把瓜皮去瓤削皮后，杀水，拌蒜，再用热油一淋，一道解暑的“凉拌翠衣”就成了。

时过境迁，随着学业加重，我初高中的暑假就没时间在外婆家待太久了，而这种黑皮西瓜也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我们也不再是去瓜贩的农用车上买西瓜，而是去大卖场、大超市，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挑一个“梦中情瓜”。甚至后来我们可以直接买到现成的水果拼盘……

新的西瓜品种也代代更新，如早春红玉，特小凤，8424……

黑皮西瓜之后，无籽西瓜也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无籽西瓜并没有黑皮那种鲜甜，又没有切开时的爆炸声，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自制炒瓜籽的机会。

相较以往，市面上的西瓜上市越来越早，个头越来越小，皮也越来越薄，颜色也由单一的红色变成了黄色，甚至彩色。每次吃西瓜，我感叹着品种更迭之快、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低头看看吃剩的西瓜皮，心里微微怅然——谁还会记得那个年代的黑皮西瓜呢？

第一次支教

□顾清月

6月30日，我拿了成绩单，就让爸爸、妈妈送我回太仓爷爷奶奶家。

爷爷四年前开始参加公益组织的暑期支教活动。今年的暑期支教由几年前陕西周至的骆峪学校“转战”到了徐州睢宁的碾盘小学。爷爷希望我和他一起去，了解、体验那里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生活环境。

只准备了一天，7月2日一大早，我就跟随爷爷的支教团队，驱车500多公里，开启了睢宁碾盘小学支教活动。

睢宁县邱集镇碾盘小学条件艰苦，地方也有限。作为小助教的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住在腾空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爱心人士捐赠的气垫床，相当于和同学们一起睡大通铺，还怪有意思的。

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学校旁边的建军饭店吃饭。每人早中晚三餐的伙食费只有22元，饭店老板保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吃饱。虽然不太习惯徐州口味，但看到碾盘的同学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我也不再挑剔。

城里的学习压力大，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很多，我本想趁着这十多天里把大部分暑假作业都写完，于是带了不少作业去。一开始作为小助手，帮班主任打打下手，拍拍照片，记录支教生活，工作还算轻松自由，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我们两位志愿者老师提前离开了，空出来的课程都压在了三位班主任和其他老师身上。由于老师们实在忙不过来，我被临时指派为小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学国学，这也使我写作业的时间大大缩短。

我带着三、四年级的同学一起读《弟子规》，让他们了解古人



探寻“太仓老手艺”：麦金画

□何济麟

麦金画，太仓话叫麦秸画。之所以叫麦金画，是为了将史仁杰老师的麦秆画与其他的麦秆画区别开来。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原材料取自麦秆（麦秸），二是史仁杰的麦秆画金光闪亮，别具一格。麦金画的叫法出自一位记者之口。在一次展览会上，史仁杰看到一位记者在欣赏时，把一幅作品拿颠倒了，便上前帮他纠正，记者脱口而出：“你是……作者。”在史仁杰介绍作品时，记者提出：“你的作品叫麦秆画太普通了，应该换一个名字。”于是提议改叫“麦金画”。对呀，史仁杰的麦秆画，材料是麦秆，看起来金光闪闪、与众不同，叫麦金画不是很贴切吗？

麦秆画是中国民间剪贴画的一种，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因为麦子是中國北方普遍栽种的作物，所以提到麦秆画，人们往往以为它也原产于北方。北方的确有麦秆画艺术，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是史仁杰的麦金画却是他自己一手摸索和创造出来的，而且与一般的麦秆画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史仁杰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他就显露出了发明创造的天赋。1958年，读中学的他下乡劳动，在地里拾麦穗，对金黄的麦秆产生了兴趣。他哥哥爱画画，受哥哥影响，他从小喜欢摆弄小玩意、搞些小制作。弄来弄去，麦秆竟然被他刮开刮平，摆弄出有趣的图案：他的第一幅麦秆画作品《外白渡桥》诞生了。两年以后，他用麦秆创作的作品竟然在上海首届青年美术摄影比赛获得了优秀奖。接着，又一幅表现上海豫园的作品被发表在报纸上，获得了五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物质鼓励。1963年，史仁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的麦秆作品还成了姻缘的“牵线人”——大学毕业后他到四川工作，一位同校化学系的女生在见到他的作品，觉得



似曾相识，原来在校时他的作品就在学校陈列室里展览过，给女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到作者出现在了眼前。女生爱慕他的才华，钟情于他勇于探索的精神，两人就从麦秆画开始，发展出一段感情，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成就了一生的佳话。这是题外话。后来史仁杰被调到河南洛阳，在洛阳待了十几年。这段时间，是他的麦秆艺术成熟期。他一边工作一边作画，作品曾代表洛阳工艺美术研究所去省里参赛，获得一等奖，然后又送到全国参赛获得二等奖。他的艺术才华被一个文化馆馆长发现，被聘去教授麦秆画，为当地培养了不少麦秆画艺术人才。1984年他被调到太仓工作，直至退休，麦秆画也就在太仓扎下根来。

史仁杰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苦心经营着他的麦秆画艺术。麦秆画就像一朵充满生命力的花，在太仓这块得天独厚的文化沃土上生长、发芽、开花，绽放出独特的“花香”和魅力。麦秆画工艺取材于普通的麦秆，剪贴在色布之上，配以镜框，俗中见雅，艳而不媚，作为宾馆会堂和家庭装饰之用，壁上增辉，是馈赠的佳品。太仓先后有数家公司投资开

发生产。原镜华工艺品有限公司首先请史仁杰教授技艺，镜华之后，又有雅轩等两家公司从事麦秆画制作，可是都因各种原因倒闭或放弃了。但是艺术之火始终燃烧在史仁杰心里。2002年，史仁杰退休，重新扎进了麦秆画创作之中，他收王月英做徒弟。从此，他就和王月英一起专心从事麦秆画创作。

普通麦秆画要经过熏、蒸、漂、刮、推、烫以及剪、刻、编、绘等多道工序，根据需要进行剪裁和粘贴而成。可是史仁杰把制作工序归纳为刮、压、扞、划、刻、粘、剪、贴等，可见他们的制作方法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史仁杰的麦金画更精细，更强调利用麦秆的本色。他融汇了国画、版画、素描、彩绘、剪纸、刺绣、蜡染、编织、雕塑、漆画、摄影、书法、篆刻、缙丝、织锦、镶嵌等艺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独创了勾线、排丝、聚点、拼面、拉毛、套色、交叉、重叠等工艺，将麦秆编得细如发丝、薄如纸片、小似针尖，制作中做到点、线、面巧妙搭配，通过画面明暗、黑白、聚散、疏密的对比，画、情、意的配合，使麦秆画具有了刺绣的精美，织锦的华贵，缙丝的高雅，工笔的灵秀，素描的清

丽，镶嵌的光彩。在色光上，一般的麦秆画要通过熏、蒸、漂等方法上色，史仁杰坚持不染色、不烙烫、不掺杂，根据麦秆的厚薄、粗细、表里和深浅，充分利用麦秸光泽、色彩、纹理、质感的自然特点去创作作品。他在创作中发现，麦秆具有折光的特性，即灯光、日光照射在画上，由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的变化，会产生奇妙的反射，这是其他材质少有的。于是在创作中，他有意发挥麦秆的这种特性，让作品既光彩夺目，又返璞归真。这是史仁杰作品的独到之处，也是麦金画与麦秆画区别所在。

史仁杰的麦金画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在他的作品中，古镇水乡诗情画意，花卉虫草生动传神，佛像天女端庄婀娜，山水景物秀丽精彩……他先后获得省、苏州市、全国和国际的金、银、铜奖无数，代表作有《金鱼乐游》《敦煌天女》《国色天香》《东方之冠》等，部分已被各类艺术馆和收藏家收藏。他本人被评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苏州民间工艺家、太仓市首届“娄东英才”等。2005年以来，史仁杰在太仓、南京、苏州、宜兴、上海等地举办了个人或者和王月英合作的作品展。2017年，史仁杰的麦金画作品还与苏绣、缙丝、核雕等苏州手工艺代表一起，参加了在苏州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技能大赛，这意味着在民间工艺领域，太仓在被称为“工巧百出”的“苏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太仓市城厢镇第四小学开设有“史仁杰麦秆画工作室”，成为麦金画的创作和生产、教学基地，健雄学院、省太中专都开设有麦秆画教学课程。麦秆艺术已经扎根院校，后继有人。史仁杰老师还想在有生之年，和他的徒弟一起展梦想之翼，飞得更高更远。

注：文中对于史仁杰作品的描述，部分引自于王月英论文《史仁杰麦秸画艺术特点与审美价值》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